

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教材

体育人类学

(第二版)

胡小明 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教材

体育人类学

(第二版)

胡小明 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体育人类学 / 胡小明编著. --2 版.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04-047867-9

I. ①体… II. ①胡… III. ①体育-人类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G8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1917 号

体育人类学

Tiyu Renlei Xue

策划编辑 范 峰

版式设计 张 杰

责任编辑 范 峰

责任校对 刘娟娟

特约编辑 李 颖

责任印制 赵义民

封面设计 张志奇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0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5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7867-00

代序

他用生命开拓了体育人类学大道

我和胡先生是通过《成都体育学院学报》认识的。1981年，我读研二时，他是学报编辑。之前虽然也相互认识，但基本没有交流。1981年，《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第三期发了我的第一篇学术性文章《北朝僧人习武之风与少林武源》，后来我又陆续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发表了几篇文章，但我始终没有留意谁是我文章的责任编辑。直到1985年，我把参加第二届中国人类学会的文章《体育与人类学》投到学报发表以后，有一天，我正在资料室看书，胡先生突然拍拍我的肩问：“体育人类学你做不做？你不做我做了呵！”我说：“好的，你做吧！”表面上是当时实在忙不过来，其实是因为10多年前我浏览过一本《比较解剖学》，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勇气去碰“体质人类学”这一领域，所以很“大方”地把这个难题推给了他。后来，我知道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在恢复高考前后，他已经沿着西南丝绸之路对川黔许多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作了考察，拍了厚厚十几本照片。在北京亚运会揭幕的中国体育博物馆中，许多民族传统体育图片就是他提供的。从那以后，胡先生一直奔走于各少数民族地区，孜孜不倦地在体育人类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199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体育人类学》专著，这也是我国第一本关于“体育人类学”的专著，奠定了我国“体育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基础。2005年，他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体育人类学》教材。这一年，他还筹划组织了世界人类学会体育人类学分会场的讨论。2006年，胡先生做手术以后，身体稍有恢复，又带着学生到贵州、云南、广西和广东等少数民族地区做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指导几位博士生完成学位论文。在此基础上，胡先生又组织翻译了一些国外的体育人类学著作，同时以极大的热忱对2005版《体育人类学》教材进行修订和增补。这本书是胡先生生前最后几年对“体育人类学”学科体系的梳

理和总结，也是他的遗作，希望本书的出版能让胡先生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慰。

今天，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大路越走越宽，影响逐渐扩大，胡先生是中国体育人类学领域当之无愧的开路人！

希望今天的学人能继续发扬胡先生的精神，让体育人类学之路越走越宽阔。

谭 华

2017年5月30日于成都

前言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体育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丰硕，一批以体育院系教师为主的学者热烈讨论体育的概念、本质、属性和学科体系等重要问题，一大批冠以“体育××学”的新兴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冒出。30多年过去了，从某种角度看，如今对体育的认识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仍然有若干研究者兴趣盎然地谈论体育概念，但虚玄之风使体育的理论探索离实践越来越远。低下头仔细看，体育的学科建设还是像一具骨感的框架，各分支学科的实际内容薄弱，拿掉母学科里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以后，作为“体育科学”的实质内容却很少有自己创新的内容。

本教材对“体育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梳理、充实和创新，目的是使中国的体育人类学研究水平进入国际前列，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服务。这不仅仅是利用成熟的人类学来研究体育问题，而是构建一门理论性很强的综合应用学科，在体育研究领域自成学科体系，用创新性理论成果去积极影响体育实践。

在本教材撰写之前，作者已陆续安排几名博士生远赴相关发达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搜集与翻译了大批文献资料，把握国际研究前沿和热点。当前，国内该学科的国外译介资料，几乎都是作者的学生倪依克、王广进、陈华、谭广鑫、李凌、周兰君、徐通、王锐、赵国炳、张军献、张洁等十余年来陆续翻译整理的。作者在30多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为检验体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近年来又多次组织团队远赴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原生态聚居区，对身体文化的理论生成进行了实证研究，印证了体育人类学的一系列假说和创新观点，根据实践反复调整与完善该学科的知识结构系统。

第一章和第二章，紧扣体育人类学的来龙去脉进行全景式的梳理和展现，首先分析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对体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影响，然后重点归纳了国内外体育人类学的萌生演变脉络，并对其不同发展历程的主要区域特色和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最终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人类学创新点，是立足于中

国独特的传统身体文化资源的体育学研究。通过对经典方法的改进而形成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生成创新理论以积极影响体育实践，并从身体运动的视角推动原始文化研究。

第三章和第四章，是中国体育人类学认真吸收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展现更加完善的方法论，并依据本领域的研究特点在具体技术路线的层面上进行改良与创新，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能够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的体育人类学文理融通的田野调查方法。中国的体育人类学方法论的特色是：深入实地的多学科短周期专题式调查、结合身体运动的测量及生态环境现状记录、具有“类”意识的参与式发展评估目标。体育人类学尤其擅长调查原生态身体活动，除了具有多学科集中介入快速获取真实素材的优点，可得到检验体育效果的测量评价指标、生态环境记录与参与式评估发展路径，还创新出作为文化符号的身体动作分析法。动作分析法的素材主要来自身体运动影像的双机位拍摄与分析、深度访谈的表格式完整记录，能充分表达体育性质及学科特点。

第五章到第七章，是我国体育人类学进行理论创新的一种尝试和初步结果。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整理和归集，第五章偏重于基础性研究领域的“元”理论部分，课题组通过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舟的田野调查对竞技的产生远早于体育的观点进行实证，还应用大量人类学的材料论证了直立行走是体育萌芽的生物学根源，提出近代劳动方式的演变铸成西方体育形态和功能的新观点；第六章是对身体运动的人文价值重估，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东巴跳”与中华民族自源文字关系的实证案例，揭示了身体运动对原始文化形成的直接作用，还考察了身体动作与岩画等原始艺术的萌生、原生态巫术与体育运动形式传播的关系、民族身体文化的审美价值和参与式发展等一系列创新领域；第七章面向实践应用及未来趋势部分，通过对藏族体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证案例，论及竞技运动的非主流与制度变革，并提出体育的发展方式应该是倡导分享运动的人文观念，追寻体育生态化与绿色回归。这些新观点都经历了考察实证或人类学材料的印证，等待未来实践发展的检验。

体育人类学倡导原生态身体运动整体圈层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尊重当地人民的意愿，鼓励社会组织积极介入非物质身体文化遗产保护，通过拓展生态文明旅游等生产性保护路径，使民众能够在一种参与系统中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体育人类学应用于当代体育发展的创新理论，还涉及倡导分享运动的人文观念，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强调重视青少年体育的参与式发展，由专业竞技模式转变为全社会参与的运动休闲模式，倡导体育的生态化以促进生

物性需求与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

体育人类学把身体运动作为体育文化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古老因素，用鸟瞰的宏观视野在体育研究中开启对传统文化的新认识，确认中华文明从原生态发展至今的绵延不断的旺盛生命力。体育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取得创新性突破，通过教材的形式展现具体操作的程序性内容，可对体育专业学生进行系统训练，并为广大的人类学研究者展示一条重新审视身体文化的路径。

胡小明

2013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对体育研究的影响	1
第一节 人类学的历程与体育研究	1
第二节 人类学进入体育研究的新阶段	14
第三节 体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	23
第二章 国内外体育人类学相关研究述评	39
第一节 前学科时期的相关研究	39
第二节 学科建立初期的研究	46
第三节 中国体育人类学的形成与特色	65
第三章 体育人类学方法论	81
第一节 体育的价值区域与研究途径	82
第二节 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与体育研究	92
第三节 体育人类学基础方法论	107
第四章 调查原生态体育活动的田野工作法	126
第一节 多学科集中介入的短周期专题性田野调查	127
第二节 作为文化符号的身体动作分析法	134
第三节 生态环境记录与参与式评估发展模式	142
第五章 阐释体育元问题的创新理论	151
第一节 直立行走是体育萌芽的生物学根源	151
第二节 竞技的产生远早于体育	157
第三节 近代劳动方式的演变铸成体育形态和功能	175

第六章	关于身体运动人文价值评估的创新理论	186
第一节	身体运动对原始文化形成的重要作用	187
第二节	原生态巫术是体育运动形式萌芽和传播的重要途径	198
第三节	民族体育的审美多样性和参与式发展	210
第七章	应用于当代体育发展的创新理论	224
第一节	竞技运动的非主流性质与制度变革	224
第二节	通过分享运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39
第三节	体育生态化与绿色回归	247
参考文献		258

第一章 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对体育研究的影响

体育学科是在人类的一个生活应用领域构建的理论知识框架。在一个未知因素增多、突发事件频发、生活节奏加快、心态相对焦虑浮躁的时代，人类的体育行为随社会发展浪潮起伏，体育研究更需要脚踏实地深入到事实发生的第一线进行实证调查，遵循公认的学术范式进行专心致志的理论思考和创新。因此，深入实践的人类学方法在体育研究中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体育是文化，但它是与人类具体的身体运动行为不可分割的文化；体育学需要哲学，然而它面向的是一个更需要看到应用实践效果的领域。充分占有能准确反映国情和民情的真实材料，应成为体育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采用人类学脚踏实地的立体化理论视角，通过倡导田野调查获得素材的实证方式，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第一节 人类学的历程与体育研究

体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自人类学，简要梳理其脉络，是夯实学科基础的首要步骤。

一、从体质人类学到文化人类学

“人类学”（anthropology）一词，起源于希腊文，由两个希腊文字组成，即 anthropos（人类）和 logos（学科），意思是有关研究人类的知识学问。^① 学科名称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 1501 年德国学者 M. 亨德的著作《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和要素》。不过，此书主要论

^① 吴泽霖. 人类学词典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1: 30.

述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①即如今的体质人类学。其后,斯伯林(Johann Sperling)著写的《体质人类学》(1688),对不同性别、肤色及种族的人体结构进行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比较研究。此类研究一直持续了两三个世纪。

在我国,人类学与体育学一样,都是近一个世纪以前的舶来品。20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势头完全盖过了已经相当成熟的体质人类学,几乎成为人类学的代名词。到了21世纪,后现代思潮对工业社会的深刻检讨以及身体哲学热潮使我们逐渐正视身体受到忽略的现实,这也使得体质研究这个人类学的原点在更高层次上重新融入体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并把体质和文化的理论和方法加以综合,在人类学应用研究中异军突起。

(一) 体质人类学的成熟

体质人类学又称生物人类学,是将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研究其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体质形态、身体结构及其变异和进化,以探索人类的起源、人种的形成及发展规律,由此而形成了人体形态学、人类起源学和人种学等基本分支。早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人体测量与解剖。亨德的人类学专著发表后,伴随生物学科的发展,人类学对于认识人自身的身体构造、人体测量和人种划分逐渐有了共识。早在18世纪,瑞典学者林内在其《自然系统》一书,分出了哺乳动物中的灵长目,用“智人”一词表示人类;法国学者拉马克、英国学者达尔文等关于人类自身的起源和进化的研究,建立了有关人类起源及其在自然界地位的科学假说。这时,体育才作为一种完整的社会文化形态,在欧洲工业革命熔炉的铸造下逐渐成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对于人类体质特征的研究集中于对外表显现的体征形态进行测量和分类,大部分属于遗传内容,与后天发展人类运动能力的体育并无直接关系。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赫(1752—1840)曾根据人类头盖骨的形态进行过人种分类;法国人类学家白洛嘉(又译布洛卡或布罗卡,1824—1880)构建了颅骨学,他开创的人体骨骼测量方法及发明的几种人类学测量仪器至今仍在使用。1859年,他发起了首届国际人类学研讨会,会上促成了巴黎人类学会的建立;1872年,他创办了人类学杂志,1876年创建了巴黎人类学院。此后,许多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人类学机构。^②

① Juul Dieserud. The Scope and Content of the Science of Anthropology: Historical Review, Library Classification and Select,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908) [M]. London: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② 吴泽霖. 人类学词典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1: 91-104.

19 世纪下半叶,大量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为人类进化理论提供了直接证据。许多学者注意到,考古学的遗骨化石常伴有人工制品,而这些制品在现存原始民族中仍在被使用。因此,学者们开始注意现存原始种族的体质类型及其文化残存,这改变了仅仅关注人类解剖学和生理学特征的传统,进一步从体质与文化两个方面对人类进行广泛综合的研究。为测定种族之间的差异,生物测量学在人类学的许多领域中得到普遍应用。发展至当代,体质人类学的相关领域已有古人类学、人体测量学、法医人类学等若干分支,与医学关系更加密切。今天,当我们把《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等视为反映体育锻炼效果的重要标准时,可能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人类学测量方法带来的早期影响。

欧洲自 17 世纪到 20 世纪针对“原始人类”的研究,是由殖民地行政机构监督的、有组织的民族志研究计划。这种书斋式的博物学研究,注重由器物着手的泛文化比较。后来,受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许多研究者将人类社会理解为自然现象,认为人类社会的活动应该合乎某些生物进化规律,与研究殖民地的动植物一样,也可以从经验角度加以观察。这样,对人类的研究逐渐由体质转向文化。

人类学的研究重心从体质转向文化,在西方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过程。而在我国,由于引进时间晚,对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几乎是同时引进、齐头并进。人类学最初进入我国时被翻译成“人种学”,相对于被翻译为“民种学”的民族学,显然主要内容是现在的体质人类学。1903 年,我国大学课程中出现“人种及人类学”;1904 年,在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将“人种学”列为大学课程。对中国体育而言,一个世纪以来在未深入学习人类学的前提下早已习惯使用其人体测量方法。然而,由于西方的开创者大多具有体育史的研究背景,体育人类学在北美的诞生是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出现的,20 世纪末引进东亚直到如今,多数人仍然仅限于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民族传统体育。

(二) 重心转向文化人类学

人类学研究并未停留在对人的躯体构造的简单了解上,而是希望在把握自身生物性以后进而解答人类如何行动、如何认知自己的行动、行动的结果如何影响思考以及人类各群体间的互动等根本问题。正如体育的“体”是按自然规律生长,对其相对容易了解并达成共识;而体育的“育”是人类的文化行为,对其如何实施成为多年争执不休的问题一样,“文化”似乎更有奥秘。

尽管德国学者早在 1501 年就开始使用“人类学”一词,但经过 1839 年巴

黎民族学学会、1842年美国民族学学会、1843年英国民族学学会相继成立的推波助澜,其研究范围仍未确定。直到1863年,英国创立伦敦人类学学会,以牛津大学授予艾德华·泰勒爵士人类学家的学术头衔,随后于1896年泰勒在牛津大学建立第一个人类学研究室为标志,其研究范围才与现在的人类学较一致。“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这一学科名称是由美国人W.H.霍尔梅斯于1901年首创的。^①此后,北美学者多以“文化人类学”这一名称取代“民族学”。

文化人类学主要研究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人类。泰勒倡导的“跨文化比较”的方式,使人类学的视线转向人类社会,整个人类学的研究重心,从对体质的认识转向研究各族群文化,他也因此被誉为“文化人类学之父”。但在美国,人们也用“文化人类学之父”来称呼提倡人类学“四大分支”的弗朗茨·博厄斯。而研究方法最重要的转变,来自英国的马林诺斯基,他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引入人类学,于20世纪30年代首创以参与观察法为基础的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依据。此后,在一批学者的推动下,人类学以其鲜明的文化研究特征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

在欧洲的民族学关注对不同文化进行系统比较研究之时,北美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格外强调文化相对性以表达对种族主义的反对,并运用其研究发现来建构文化批判。在博厄斯及其弟子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下,人类学作为一门课程在大多数美国和部分英国大学开设,并结合多门分支学科诞生发展为应用性学科。由此,体育人类学率先受到北美体育史学会一批学者的关注。

(三) 分化与辐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多学科相互渗透对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涉及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如亲属与社会组织、经济政治组织、法律与冲突调解、消费与交换模式、性别关系、世界观、儿童养育与社会化、语言、族群、宗教、神话、象征、价值、礼节、音乐、营养、休闲、游戏、食物、节庆与体育运动等。应用性的分支学科及相关领域包括心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媒体人类学与网路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发展人类学、当代文化研究等,其跨学科交流的特点日益彰显,学科内部也开始重新交叉融合,但体育人类学的诞生此时并无征兆。

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过去所谓的“原始传统部落”的独立和快速

① [美] 埃尔曼·R. 瑟维斯. 人类学百年争论: 1860—1960 [M]. 贺志雄, 译.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7.

现代化,以原始文化为对象的主流人类学研究开始分化与辐射。一些在西方学习的人类学者回到自己的国家进行本土化研究;部分人类学者开始结合文献与民族志资料进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一些仍以部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开始注意原生态部落受现代化影响的调适与改变;还有一些人类学家关注的部族身体游戏研究,即我国学者所谓的“民族体育”。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部分人类学家以自然科学的量化研究为模板,热心于相关族群现代化过程的数理统计;还有些学者聚焦于社会如何发展与适应于他们的生态区位。教育人类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从1954年起,以美国斯坦福大学斯宾德拉为首的人类学家和教育学家共同召开了8次研讨会;1969年在美国人类学会属下建立了“人类学与教育协会”。^①

20世纪60—70年代,结构主义影响了许多学科发展,包括心理人类学、认知人类学与成分分析。有些学者将文化视为普通意义的网络,结合哲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进行研究,并以结构主义之说影响到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经济人类学将文化与社会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并把马克思学派的分析方式运用于人类学研究。1971年,美国人类学家科克伦斯(Glynn Cochran)提出了作为应用的人类学分支——发展人类学,倡导由精通人类学的政府官员来从事发展计划的研究与推行。^②发展人类学主要是针对某一领域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对于区域体育,尤其是探索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途径较为有效。

在20世纪70—80年代,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受到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产生了认识论的转向,部分研究脱离了这个学科所熟知的实证论传统。在这个转向过程中,关于知识的本质与生产的各项议题占据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核心位置。相对地,考古学、生物人类学与语言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实证论。有学者反思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瓜葛,同时关注权力、性别等议题。一些文化人类学家重新检讨过去强调科学与量化的田野研究,尝试透过文本分析,探索新的研究方式。有些研究者重新回到过去已做过的“田野”,用新的研究方法诠释这些文化,这也催生了应用人类学的兴起,使包括体育人类学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学科诞生。在英、美,关注国际发展的应用人类学演化为发展人类学,而关注国内的研究则仍称为应用人类学。在影响应用人类学发展的因素中,英国保守党在20世纪80年代执政期间削减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支持,这

① 陈国强.文化人类学词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433.

② 陈国强.文化人类学词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165.

也促进了人类学走出象牙塔，向应用领域转移。^①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人类学家开始反思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再仅仅关注特定、原始的异文化，而是寻找当代世界其他研究对象，包括全球化、医疗伦理与生物科技、原住民权利、网络虚拟社群以及工业化社会的人类学。人类学家的学术知识被社会逐渐接受，发达国家的国际发展机构纷纷给人类学家设立专门的“社会发展顾问”职位，在国际援助纷纷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进程中，除了产生深刻社会经济影响，同时其具体措施对教育、卫生和技术开发等领域都有选择性的改善。这一阶段是体育人类学开始在北美正式作为学科推出并向东亚传播的初期，其特征是试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原住民的传统身体活动，之后随着几位学科开拓者退休或转行，在文化人类学框架内发展体育人类学的模式凝结固化；后来以日本为主渠道的引进者也秉承北美开拓者的旧有模式。体育人类学后续对自身学科理论方法研究的弱化，导致与发展人类学擦肩而过的遗憾。直至今日，我们才感受到在当代应用性实施过程中前沿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缺失。

进入 21 世纪，人类学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变化，学术界对现代性的批判及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介入，把人类学及其发展在理论上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中国体育的闪亮崛起及文化自信心的快速增强，使选择采用人类学探讨体育问题的研究者显著增加，在《体育科学》《体育学刊》等学术期刊上，体育人类学的论文日渐增多。中国的体育人类学正在摆脱引进、借鉴、消化阶段，完全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同时，也导致从实践应用的角度对照搬经典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质疑、调整和创新。

二、欧洲大陆和英美的学术传统与研究方法

由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欧洲大陆和英美的学术传统不同，导致学科名称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这也影响到体育领域在相关研究中的变化。

（一）学科分支及名称

由于历史原因，不同学术传统的国家对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有着不同的界定。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和俄罗斯，“人类学”一词专门用来指称对人类生物特性的研究，实际上相当于英、美的体质人类学。欧洲大陆的学者仍然从“人类学”一词出现时的初始意义上来理解，认为人类学是专

^① 刘晓茜，李小云. 发展的人类学研究概述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5）：38-47.

门研究人类体质的学问，同时也包括对人类的近亲——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因此，在这些国家中，人类学与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有着较为明确的界限，但英、法两国的民族学常与社会学混在一起。由于英国人类学的特殊历史背景，需要对殖民地的传统社会组织和原有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加之受法国社会学派影响较多，所以英国的人类学比较侧重“社会”和“组织”层面。而美国的人类学特别侧重“文化”和“人性”层面，所以在英国称为社会人类学、在北美称为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在法、德等国被称为“民族学”——这个名词由寇拉（Adam František Kollár）于1783年所创。

英、美等国学者认为，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类的科学，其研究领域应包括人类的体质、心理、文化、社会、语言、民族、民俗等方面。传统上，习惯于将人类学划分为并列的两大部分，即研究人类自身体质特征的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和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特征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在美国，当代人类学通常划分为四大分支：文化人类学（也称社会人类学并涵盖民族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生物人类学）。这四大分支也反映在许多大学的教科书^①，以及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中。在欧洲的许多大学，这些分支往往安置在不同的院系，且被视为不同的学科。^②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社会人类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还有明显区分，但在战后，英、美人类学家彼此采借概念与方法，逐步将这两个学科合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也有许多人类学家并不赞同美国人类学的“四大分支整体论”，但四大分支论已借助美国的学术影响力，向国际输出。^③

20世纪初，在欧洲留学的我国学者接受欧洲的学术传统教育后引进民族学；后来，留学英、美等国的一些学者采用广义人类学观点，但未占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全盘接受了苏联的狭义人类学观点，在此后的30多年里，人类学几乎等同于体质人类学。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复旦大学的人类学专业即设在生物系，专门从事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人类学

① Kottak C P. Anthropology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91.

② Robert Layt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in Anthropolog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③ Daniel Alan Segal, Sylvia Yanagisako. Unwrapping the Sacred Bundle: Reflections on the Disciplining of Anthropology [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